

悬疑推理

清明上河图密码

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

6

全图824位人物，每个人都有名有姓，佯装、埋伏在舟船车轿、酒肆楼阁中。看似太平盛世，其实杀机四伏。

翻开本书，在小贩的叫卖声中，金、辽、西夏、高丽等国的间谍、刺客已经潜伏入画，824个人物逐一复活，只待客船穿过虹桥，就一起醒世大结局
拉开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。

冶文彪 著



清明上河图密码 6

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 醒世大结局

表面上看，《清明上河图》一派繁荣景象；然而，图成之时，北宋帝国的政治局势已紧张到极点。金、辽、西夏、高丽四国掣肘，方腊内乱，国势岌岌可危。《清明上河图》中隐藏着宋徽宗布下的千古奇局，祥和之中风雨欲来，贩夫走卒之间埋伏着决定历史走向的大人物，一股诡异沉重的气氛弥漫在汴河上下；或许只有宋徽宗知道，一场席卷帝国的腥风血雨已在全图正中的虹桥下荡起涟漪。



建议上架：历史 / 推理悬疑
ISBN 978-7-5321-7407-2

熊猫君激发个人成长
www.dookbook.com



9 787532 174072 > 定价：69.90元



《清明上河图》目录表

《清明上河图》目录表

清明上河图密码

隐藏在千古名画中的阴谋与杀局

全图824位人物，每个人都有名有姓，佯装、埋伏在舟船车轿、酒肆楼阁中。看似太平盛世，其实杀机四伏。

翻开本书，在小贩的叫卖声中，金、辽、西夏、高丽等国的间谍、刺客已经潜伏入画，824个人物逐一复活，只待客船穿过虹桥，就一起拉开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。



醒世大结局

冶文彪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明上河图密码. 6, 醒世大结局 / 冶文彪著. --
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11
(读客知识小说文库)
ISBN 978-7-5321-7407-2

I. ①清… II. ①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235464 号

责任编辑: 毛静彦
特邀编辑: 吴赛焱 唐丽娟
封面设计: 杨贵妮

清明上河图密码. 6, 醒世大结局

冶文彪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7号

电子信箱: cslcm@publicl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36印张 字数 539千字

2019年11月第1版 2019年1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7407-2/I.5890

定价: 69.9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请致电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引子 异

宣和元年五月，京师茶肆佣，晨兴见大犬蹲榻傍。近视之，乃龙也，军器作坊兵士取食之。逾五日，大雨如注，历七日而止，京城外水高十余丈。帝惧甚，命户部侍郎唐恪决水，下流入五丈河。起居郎李纲言：“阴气太盛，国家都汴百五十余年矣，未尝有此异。夫变不虚生，必有感召之由，当以盗贼、外患为忧。”诏贬纲。

——《续资治通鉴》

目录

引子	异 / 1
阴篇	倾城 / 1
第一章	妖异 / 2
第二章	隐微 / 18
第三章	纷杂 / 34
第四章	隐秘 / 50
第五章	世态 / 65
第六章	旧事 / 81
第七章	缭乱 / 96
第八章	囚困 / 113
第九章	解惑 / 128
第十章	死结 / 143

長目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心气 /157 |
| 第十二章 | 歧途 /172 |
| 第十三章 | 迂曲 /190 |
| 第十四章 | 凶迹 /207 |
| 第十五章 | 异象 /225 |
| 第十六章 | 奇死 /240 |
| 第十七章 | 大惑 /256 |
| 第十八章 | 五妖 /274 |
| 第十九章 | 元凶 /286 |

阳篇 覆国 /295

第一章 世相 /296

第二章 幽隐 /313

第三章 大势 /329

第四章 寻踪 /346

第五章 寻问 /362

第六章 静待 /378

第七章 拆解 /392

第八章 破疑 /409

第九章 收束 /424

第十章 疑处 /440

第十一章	解局 /460
第十二章	收局 /474
第十三章	赐死 /489
第十四章	围困 /502
第十五章	破城 /516
第十六章	北狩 /537

尾声	清明上河图 /548
----	------------

附录1《清明上河图》流传简史	/553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附录2《清明上河图密码》参考史料	/555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阴篇

倾城

第一章 妖异

古称以一人治天下，不以天下奉一人。

苟以自奉养为意，百姓何仰哉！

——宋太祖·赵匡胤

一、穿门

春入四月，汴京城繁花渐消，绿意方兴。

池了了清早起来，快手快脚生起火，煮了一锅麦粥，煎好几张油饼，配了些酱瓜，摆到桌上，刚唤过鼓儿封，萧逸水也从烂柯寺行完功德回来。一天之中，她最爱的便是这清晨饭时，三人团坐一桌，热汤热饼，闲谈说笑，亲暖无比。然而，今天无意间说起汴京念奴十二娇，萧逸水却有些伤叹。

一年之间，十二奴竟已亡失了五位：先是剑奴邓红玉病故，接着又是棋奴杨轻渡，不知为何，触怒宫中太傅杨戩，被皇城使拘捕缢杀；几天前，茶奴柳碧拂出家为尼，酒奴顾盼儿被牙绝冯赛的小舅子扼死；昨天，萧逸水又听闻，十二奴之首、唱奴李师师竟不知所终。

池了了见义父和义兄一起叹气，却生出另一番感慨：“烟花苦海，早走早了，未必不是好事。”

鼓儿封和萧逸水听了，都先一愣，随即默然，各自埋头吃粥。池了了倒有些伤感起来：她有时难免羡慕念奴十二娇，不说吃穿用度，诸般骄奢，仅面对恩客，能任性挑拣推拒，这一条便是她万万不敢望求的。十二奴到得这等地位，也有诸般说不出、挣不开的烦难，何况自己这样一个沿街卖唱的歧路人？

她扭头望向院外墙头露出的那截柳树，那树生得有些歪瘦，曲曲拐拐，斜伸几根枝干，这时却也嫩生生舒展柳丝，绿蓬蓬绽开芽叶。池了了想起义兄曾写过一句：“东风不问谁家院，桃李岂择哪枝春？”她想，自己便是这株歪瘦柳，生在这穷陋小院外，虽有诸般不好，却也该尽兴去活，能活一春，便是一春。

何况，自己也有几样自家的好，比如身边这义父和义兄，便是人间难得的好。再比如……她又想起了那人，心里一动，竟有些羞怯，不由得又笑了一笑，见鼓儿封和萧逸水都已吃罢，忙站起身收拾碗箸，端去洗净。

她见门外春日明丽，天气晴暖，兴头不由得生起，便寻出那件最鲜艳的桃花纹彩绢衫，配了一条浅红缠枝纹纱裙。穿戴梳洗好后，她又特地从钿盒里拣出一支银钗。这银钗是她那十几样首饰中最珍贵的一件，钗头细雕作孔雀形，雀嘴衔了一串玛瑙珠子。单这珠子，一颗也得三五百文。

今年正月，有天下大雪，她就近去汴河岸边寻趁生意，在房家客栈遇见一位年轻富商，出手极豪阔。池了了只唱了三支曲，他便随手摸出二两多碎银子，竟还嫌少，又添了这支银钗。池了了卖唱这些年，从未得过这么重的赏，欢喜无比，忙去给鼓儿封添了件厚棉袍。又去专擅修琴的凤凰于家，付了八百文，求他家琴师，修好了琵琶上摔缺的琴柱。

后来，池了了才知晓，这富商名叫汪石，救了汴京粮荒。更叫池了了震惊的是，两天前，她去探望赵瓣儿，瓣儿竟然说范楼案那具无头尸被牙绝冯赛查明，死者竟是那富商汪石。至于其中原委，瓣儿也不知晓。

池了了对着那面昏蒙铜镜，插稳了银钗，不由得轻叹一声：人这命数，真如天上的云，谁真能安稳久长？

随即，她又念起那人——曹喜。这桩心事，不但她自家，连曹喜和鼓儿封也都已觉察，但三人均未说破。她这等身世，哪里能攀得上堂堂进士，不过一段奢想而已。说破，反倒尴尬。也只当它云一般，且由它浮在那里，能停几许，便停

几许……

她正在沉思，鼓儿封和萧逸水在门外说了一声，两人各自有约，一起先走了。池了了忙应了一声，收拾好背囊，拿了琵琶，锁好院门，慢慢行到护龙桥边。她心里有些无着无落，懒得进城，便慢慢向汴河边走去。才走过梢二娘茶铺，河湾边一个妇人高声唤道：“客官请上船！”

池了了扭头一看，岸边泊了只客船，船旁站着个船娘子，池了了认得，叫沈四娘，性情极聪快，正满面带笑招呼一个年轻男客。那男子踩着踏板，走进了船舱。沈四娘瞧见池了了，笑唤了一声，池了了也笑着点头，正要问好，身后忽传来一阵喧嚷，她忙回头去看，不由得惊了一下。

街上走来一人，身材有些魁梧，眉眼也端方，是个年轻男子。脸上却厚涂脂粉，红红白白，异常鲜诡妖异。男子头戴一顶青绸道冠，两耳边垂挂青玉耳坠，身穿一件紫锦衫，披了一领阔长紫锦大氅。右手握着一只铜铃，一路走，一路不住摇动，嘴里也念念有词，引得十来个人一路笑看指点。

池了了觉得这男子异常眼熟，却一时想不起来。那男子大步走过来，竟下了斜坡，走向沈四娘那只客船。经过身边时，池了了才惊觉，是董谦！

她忙惊望细看，越发确证，这男子真是董谦。

董谦走到岸边，面朝那只客船停住了脚，举起左手，朝向船舱，拇指和中指间拈了一颗珠子，那珠子胡桃大小，在朝阳下莹莹闪耀。池了了越发惊异，却见董谦又摇动右手铜铃，高声念诵起来，似乎在念咒语。念了一阵后，忽又转身离开，走上岸来。迎面看到池了了，董谦目光略一颤，却随即转开，又摇起铜铃，念念有词，从池了了身边快步走过，向东边行去。

池了了惊在那里，忽听到沈四娘怪叫了一声，忙转头望去，见沈四娘扒在舱门边，头探进船舱，不住尖声惊唤。池了了忙奔下岸，踩着踏板，凑近船舱，朝里一望，不由得也惊呼一声：船舱中间摆着一只大木箱，箱盖打开，将才上船的那个年轻男客躺在箱中，头仰垂在箱子外，脸正朝向舱门，大咧着嘴，双眼鼓睁，面色青黑僵硬，显已死去。

惊震之余，池了了忙扭头望向岸上，见董谦大步向东，紫锦大氅飘扬飞荡。路上许多人都跟在董谦身后，却都不敢靠近，池了了忙快步追了过去。董谦一路

不停，走过虹桥，身后跟的人越来越多。他下了桥随即转向东，沿着河岸，快步行到章七郎酒栈前。店主章七郎由于牵涉到丁旦紫衣客那桩事，已经逃亡，这些天，酒栈一直没有开张，门窗全都锁闭。董谦却直直走向酒栈木门。池了了被前头的人挡住，看不见身影，只听见董谦又摇动铜铃，念了几句咒语。随即，河边近处几只船上的人全都惊呼起来。等池了了终于挤进去时，酒栈两扇木门紧闭，挂着锁头，却已不见董谦。门外地上落着那领紫锦大氅。

河边船上一个后生连声惊唤：“那门并没开！”

两旁的船工也纷纷应和：“是啊，是啊！门明明锁着，那人竟穿了进去！”

二、惊鸟

冯赛站在烂柯寺那间禅房里，望着那袋便钱，心头不住翻涌。

看来柳二郎并非姓柳，而是姓李，叫李弃东。他是什么来路？竟能做出这一连串大阵仗。清明那天，便是在这城外军巡铺门前，柳二郎，不，李弃东骑着马、驮着这只袋子，急忙忙赶来报知，邱菡母女及柳碧拂被人掳走。如今看来，他是要将我引开，自己则携带这八十万贯逃走，却没有料到，炭行三人会突然出现，吴蒙将他强行带走。

当时冯赛正紧急焦乱，便将马和钱袋寄放到了曾胖川饭店。幸而这袋钱钞从外头看，像是一袋书册，并没人留意。冯赛自己都浑然不觉，之后又将这袋子提到烂柯寺，丢在这柜子里，放了许多天。

冯赛平日难得去思想天意，这时却万分感慨：上苍垂怜，如此轻巧便寻回这八十万贯。

另外二十万贯，李弃东为搅乱京城炭、鱼、肉、矾四大行，恐怕各得拿出五万贯本钱，才做得起来。那些钱应该已经花尽，再追不回来。即便如此，京城三大巨商解库秦广河、绢行黄三娘、粮行鲍川，因替这百万官贷作保，每家一个月仅利钱就得赔四千贯。他们若得知八十万贯已经找回，也应庆幸无比，自然甘愿填赔上剩余的二十万贯。如此，这场大灾祸便终于能得了结。

冯赛长出了一口气，低头望向幼女珑儿，珑儿正扒着他的腿，等得有些不耐烦，小声说：“爹，回家。”“好！”冯赛笑着抱起女儿，女儿迅即用小手臂抱紧他的脖颈，头也贴靠在他脸侧，像是生怕再次分离。冯赛心头一阵暖涌，继而又感愧交集。之前，他虽也爱惜妻女，但从未这般，从心底觉到：天地之间，唯亲为大。世间所有最贵最重之物，连同自己性命，集在一处，也不及女儿这一抱。

他伸出一只手，拎起钱袋，正在往外走，脑中忽又闪出李弃东那目光。他最后一回见李弃东，是在大理寺狱中，李弃东望向他时，目光暗冷，含着嘲意。想到那目光，冯赛心头一寒：李弃东正是为了这八十万贯，才做出这些歹事。如今，他已被放出，岂肯轻易罢休？他既能绑劫邱菡母子一回，便能再绑劫一回……冯赛顿时停住脚——必须得捉住李弃东。

但冯赛发觉，自己竟丝毫不认得此人，更莫论猜测此人动因及去向。珑儿在耳边连声催唤，他却已茫然出神。

清明那天，李弃东要逃去哪里？

他忽然想起，画待诏张择端曾说起一事：清明正午，他正在虹桥上，见到谭力在桥下一只船中。谭力扮作炭商，搅乱炭行，炭行诸人正在虹桥汴河一带寻他，他应该躲走才对，为何要在那只船上？

他在等李弃东！

汪石和谭力四人之所以跟着李弃东，是为钱。谭力在那船上，是在等李弃东和这八十万贯。他们会合一处，一起逃走。

冯赛顿时生出一个主意，但随即又犹豫起来，此事太过犯险，略一失手，恐怕真是万劫难复……但若不捉住这几人，邱菡、玲儿、珑儿便永无安宁之日……他反复盘算，最后觉得只要有周长清、崔豪三兄弟等可信之人相帮，应该不会有闪失。于是他坚定了心意。

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一路轻稳，走进禅房，是奔心小和尚。一眼见到冯赛怀中的珑儿，奔心顿时露出笑意，合十赞道：“冯施主终于寻回女儿。苦海寒波尽，暖日春风来。善哉善哉！”

冯赛正要求助于他，道过谢后，将钱袋嘱托给了奔心。奔心虽有些纳闷，却仍郑重颌首允诺：“冯施主放心。袋里乾坤重，心头日夜勤。”

冯赛又连声谢过，这才抱着珑儿离开了烂柯寺，骑马来到十千脚店，问过伙计，走进后院去寻周长清。周长清正在槐树下喝茶读书，抬头看到珑儿，立即抛书起身，笑着恭贺。冯赛将前后经过讲述了一遍，周长清听后，连声感慨。冯赛又提及接下来打算，周长清一听，忙唤仆妇拿了些吃食玩物，好生抱珑儿去外头耍。又叫人点茶，请冯赛进到后边书房，关起门来细谈。

“你这是在赌。”

“我若不赌，家人便时刻难安。而且，我也非妄赌，有四条理由下这笔大注——”

“哦？说来听听？”

“其一，不论李弃东，还是谭力四人，都不会轻易放走这八十万贯。”

“嗯……”

“其二，谭力四人当时并不知汪石已死。至今不见汪石，他们自然会四处找寻。我既然能查出汪石死在范楼，他们不会查不出。他们与汪石情谊深厚，一旦得知汪石被李弃东害死，自然不会放过李弃东。”

“嗯，若真是如此，胜算便多了几分——不过，你得先去范楼确证，看他们是否真去打问过。若没有，你这计策便行不通。”

“是。即便四人不知汪石被杀真相，李弃东自己却心知肚明，绝不敢见谭力四人。”

“嗯。第三条呢？”

“李弃东和谭力四人都知道自己罪行重大，皆在藏匿，绝不敢贸然现身。”

“他们越小心，你这计策便越难行。”

“却也越安全。”

“呵呵，经此一劫，你胆气增添了许多。”

“惊弓之鸟，若知弓箭避无可避，唯一之计，便是反逼那猎人。我敢用这计策，更因第四条——我虽为惊鸟，猎人却并非一个，而是两方，且两方互为敌手。我手中则有两方必夺之饵。”

冯赛是打算暂将那八十万贯上交给官府，而是以此作饵，引出李弃东与谭力四人，借双方互斗，将他们捉获。

他继续解释道：“谭力四人还好，李弃东智识绝非常人，想引出他，的确极难。我得尽快查明此人来路。头一件，便是先去探问清楚，李弃东关在大理寺狱中，是何人将他放出？”

“这一件我倒已经替你打问过了，大理寺放的并非他一人。这一向汴京大不安宁，凶案频发，牢狱皆已填满。原本狱空是一大美政善绩，开封府、刑部、大理寺自然都开始着忙。我听得是副宰相李邦彦给大理寺下了令，狱中轻犯，能断则断，能放则放。大理寺并不知李弃东是几桩重案背后主谋，又无过犯，便也将他放了。”

冯寨听了，大为惋惜。

“不过，你这计谋听来倒真是良策，只是需要仔细谋划。还得可信帮手，人又不能过多。料必你已将崔豪三兄弟算在里头，我瞧这三人也是肝胆汉子，我叫人寻他们来，我们好好商议一番。”

三、孤绝

梁兴睁开眼，见一钩新月，斜挂柳梢。

四下静黑，唯有河声漫漫。他头疼欲裂，费力撑起身子，衣背早已被草露浸湿。浑身酸乏，便又躺倒在草坡上，怔望那细淡月钩，心里一片空茫。

昨天，他原本要乘胜追击，去红绣院会一会梁红玉，可经过曾胖川饭店时，里头飘出酒肉香气，引逗得他顿时渴饿起来。他便走进那店里，见里头三三五五坐了几桌酒客，都在吃喝说笑。自己独个一人，坐到其间，颇有些招眼。他便径直走到柜前，让店主切了些熟肚、软羊包好，又要了几只胡饼、一坛酒，拎着出来，沿着汴河走到河湾僻静处，坐到草坡上，望着夕阳，独自吃起来。

起先他还兴致十足，可等斜阳落下、暮色升起，周遭渐渐寂静时，心里忽而升起一阵孤绪。自己虽一举揭开摩尼教粮仓窃案，寻回了那三百多个孩童，却也连遭几位好友背叛，楚澜、甄辉、施有良、石守威……梁兴并不怨恨，各人各有其苦衷。若不是情非得已，谁人愿做背叛之人？只是，痛心之余，令他甚觉无